

中華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八日 夏曆乙酉年七月十一日 (七月十六日處暑)

據此種延安十七日電：據十七日廣播情報，第七日襲日第一屆空軍名單如下：  
一、任大藏省大臣，岩田  
四架飛至東京上空進行轟  
炸偵察的B三二式超級艦  
像機，美機發射日本戰鬥  
機兩架，B三二式機一架  
翼部重傷，但已安返呂宋。







# 解除了日寇的殘暴掠奪

## 東北人民熱烈歡迎紅軍

【塔斯社莫斯科十三日電】東北人民熱烈歡迎紅軍，這是在日寇殘暴掠奪後，東北人民獲得解放的喜訊。東北人民在日寇的殘暴掠奪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對紅軍的到來，感到無限的欣慰。東北人民在日寇的殘暴掠奪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對紅軍的到來，感到無限的欣慰。東北人民在日寇的殘暴掠奪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對紅軍的到來，感到無限的欣慰。

### 遠東紅軍總司令

####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



像基列夫西華

遠東紅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是蘇聯紅軍的傑出指揮官。他在遠東戰場上，指揮紅軍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勝利。他的領導才能和英勇精神，深受蘇聯人民和盟國將士的尊敬。

### 粉碎日寇頑強抵抗

#### 紅軍攻佔牡丹江城

【塔斯社遠東前線通訊】紅軍攻佔牡丹江城，粉碎了日寇的頑強抵抗。牡丹江城是日寇在遠東的重要據點，紅軍經過激烈的戰鬥，終於攻佔了這座堅固的城池。這標誌著日寇在遠東的防禦體系已經崩潰。

### 阿民陣綫大會開幕

阿民陣綫大會開幕，討論了當前形勢和任務。大會強調了團結和鬥爭的重要性，並呼籲阿民陣綫成員在抗戰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大會的開幕標誌著阿民陣綫在當前形勢下，將以更強大的力量投入抗戰。

### 希共中央等發表聲明

#### 抵制瓦加里斯的偽選

希共中央等發表聲明，抵制瓦加里斯的偽選。聲明指出，瓦加里斯的偽選是希特勒為了分裂盟軍而採取的陰謀手段，盟軍將不予承認。聲明強調了盟軍的團結和對希特勒陰謀的警惕。

### 澳軍命令日寇投降

#### 非駐美專員讚譽

澳軍命令日寇投降，非駐美專員讚譽。這一舉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揚，認為這體現了盟軍的堅定決心和勇氣。非駐美專員對澳軍的行動表示高度讚賞，並認為這將對盟軍在遠東的戰局產生重大影響。

### 土耳其的挑戰者

#### 土民陣綫在土當

土耳其的挑戰者，土民陣綫在土當。文章探討了土耳其在當前國際形勢下的地位，以及土民陣綫在土耳其國內的作用。文章指出，土耳其在盟軍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土民陣綫則是土耳其人民爭取解放的重要力量。

### 印度工人運動高漲

#### 本二三月間召開全印大會

印度工人運動高漲，本二三月間召開全印大會。文章介紹了印度工人運動的最新發展，以及即將召開的全印大會的意義。文章指出，印度工人運動的高漲，反映了印度人民對自由和獨立的渴望。

### 論審判戰爭罪犯

（譯自英國勞動月刊）

論審判戰爭罪犯。文章深入探討了審判戰爭罪犯的必要性，以及國際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共識。文章指出，審判戰爭罪犯不僅是為了伸張正義，更是為了維護國際法的尊嚴和防止戰爭再次發生。文章呼籲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共同追究戰爭罪犯的責任。



决不能忘記

我們今天開始勝利了！要鼓舞，要歡躍，  
但決不能忘記啊！  
還有一隻卑鄙、殘忍而狡猾的狼，  
等待在我們身旁：  
牠底儘途四強；  
牙爪伸張；  
要一口獨吞下這勝利的『真實』！

抗日軍！漢奸！  
成千萬不願做奴隸的青年，  
你們決不顧殺戮了！  
成千萬具有取潔靈魂的青年，  
你們把它『卑污』化了！  
成千萬不願做亡國奴的公民們，  
你們把牠們囚禁了！  
成千萬的工農大眾，  
你們把牠們殺死，壓死，

你們甚至剝奪了他們最低限度的生存權

扼斷他們底咽喉；  
割去他們底舌。

你們那萬惡的牢獄裏，  
不還是正在關鎖着數不清的：

門士變了

一月復一年，

將他們喚起！

中國共產黨——萬偉大的中華民族，最

只有他們——二十年如一日，

牠——中國共產黨——爬過了凍死人的

滾過了餓死人的茫茫草原！  
浮過了香吃人的滾滾的長江和大河！

爲後來者留下了指標和路錢，


和光明……

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1

卷之四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3

...

荆 楊

要把這偉大的火炬摧毀和熄滅，  
就要用半狼和銀鈴，  
卑劣和黑暗，  
永世千年統治着，奴役着，中國的人民  
這就是你們那可憐的「最偉大最崇高的」意願！  
——「人」和「狼」底區分就在這裏啊！  
崇高與卑鄙底區分也就在這裏啊！  
爲人民所要，爲人民所憎和所恨！  
也就在這裏啊！

我們今天勝利了！  
但是決不能忘記了，  
贏得來的勝利是艱難；  
而保有這勝利的果實——不爲豺狼所忌食，  
更需要無畏的堅決和勇敢！

同志們，全中國的人民們，我向你們說  
：——  
「這勝利的果實，是我們底啊，只有  
我們才是它底真正主人！」決不是  
狼底所有！  
從戰場上還不要詢問我們戰鬥的臂膀罷  
如同對待一隻害人的狼，  
強搶的強盜，  
穿竊的小賊！那樣，  
保護我們底所有罷！  
誰敢進犯，  
誰敢強搶，  
誰敢偷竊？  
就殺死牠——像一頭惡臣狗似的殺死牠  
消滅它——像消滅一片蒼蠅似的消滅它  
用我們那『槍底語言』！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

「樂員要緊市，得了好幾錢，有的才渡船上。」一部份工人受了欺騙，顯出不滿的情緒。工會派人解釋，狗腿子們從旁叫道：「打倒良心的胡胡泰！」於是各廠都起了騷動，工人們擠到院子裏，鬧嘩嘩地叫著。

胡泰亭正在外邊忙於工作，聽到會，立刻要他進去。有人把騷地拉他他說：「你進去，一定要挨打的！」但他毫不畏怯，閃了閃眼說：「要革命，掉頭我怕不怕！」一捧狗腿子就亂喊道：「打死呀！打死！」那些好工人回罵道：「那個敢打！」

---

## 鄉 士 白 瑛

---

一九四三年秋季「掃蕩」末期，已經是初冬，白蟻嶺的雪壓在桃兒的高峯上，這時，馬嶺和義順的兩股敵人，經過過馬兵兩個多月的嚴密戰，地雷戰的襲擊圍攻，弄得疲憊恐懼不堪。十一月七日，這兩股敵人匯合起來打算逃出邊境，又經桃園游擊小組的堅壁阻擾，敵人的泥腿又在這裏被拖住了，直到初十日，它們在桃兒尖的高峯下，用疲憊的兵力，打傷了桃園游擊小組長和一個組員，逐步摸滾白雪壓經的山徑，分兩路逃過了——一路經白土溝溝，一路由高橋入雲的城

親不親故鄉人

甜不甜飲柳泉  
(燕超民歌)  
竊住喘不出氣來，渾身抽動着。他以為是海峽組員大魁，因為他觸到了槍，於是他說生氣了，「我李洛雅放手！」  
果然，那個人放手了，李老頭理理他的鬍子，剛要說話，却接獲了重重的「一個耳光」。  
「你的——肉來與來——」！那個立起來抓住他的鬍，憤憤的向李老頭叱喝。  
李老頭只是覺得天地地轉，絕望的攤開兩隻手，仰臉躺在那黑黝黝的凹底下，這兒避住了寒風，而頭上密密的星，正在不住的閃爍，那沉靜的莊嚴的城南鎮，蒙着白雪，像是巨大的銀山似的，李老頭蹣跚過去，那山嶺，那他們盤旋苦命的山洞。——他想到了那洞的溫暖，但卻連暖起來的力氣都沒有了——他被敵人逮住了。

親手疊起的梯田，他在那兒播種和收穫了五十多年，到春天，雪溶化在田裏，他吆着牛把那黑滑沙粒的土地掘起，夏天蠶繭過來，他使和牛一塊意思在山脚的核桃樹陰裏，樹是他親手修理起來的，每一間斧頭印，就好像他身上小時從山上摔下來留下的疤痕。秋天，他收獲完了，失車從和別的鮮花正盛受苦的人們放着香籬；冬天他背起疲憊從山上，倦了時便躺在那暖暖的窩裏。

經過一條小河時李老頭滑倒了，他雖然上了年紀，但在昨天還是十分強健的身軀，現在忽然——筋力也沒有了，昨天他背着一家五口人的行李，從城南鎮的高山上下來，他不覺得吃力，而現在，他一交起不來了，他覺得背上好像壓着一架山。但敵人仍鬆一點也不憐憫的抽打他，踢他，眼前一黑，他暈倒了。

停了一發鐘的工夫，他清醒了，知道是在站着，被兩個敵人扶住，接着他的臉上重重的挨了一個耳光，聽見短促而清脆的「命令」。

「開路！」

李老頭跛着腿，麻木的腿，一拐一拐的向這處是通向山頭的路走去，李家莊到山頭不過七十里，他也不

# 胡錫泰同志

他死的那年才二十六歲，給人留下的印象卻像三十多了。從十六歲起，他便在漢陽兵工廠做工，勞累過度，背有點駝，臉色剛得有些蒼老。但是精力還是十分充足；中等身材，鬍子很重，兩隻眼睛閃閃亮亮，顯得又嚴肅，又爽朗。

他確實是個爽快人，講一句，平常說說笑笑，總是很熱心地幫助別人，辦起事來也特別乾脆，毫無私情，工人都很愛戴他。他一方面熱愛生活，一方面又受生活的重壓，性格就磨得特別倔強。

他的出身很苦。一九〇一年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叫小官分的村莊裏，父親是個軍醫。家境窮，從小沒正經地念過一天書，十四歲上隨着父親四處漂流。十六歲時，父親當差的那個軍隊駐防在漢陽兵工廠，當時廠裏當了學徒，過了三所，升做工役，以後，好掙飯吃，就給他進去當學徒，當了三年，升做工役，可以後在機器廠做工。這時，他還沒有明確的階級意識，可是已經痛感到工人所過的牛馬生活，滿肚子都是憤話。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北伐軍像是一陣急風暴雨，從南方捲地吹來，胡錫泰變得特別興奮，什麼都不顧忌，逢人便談。從此，他無日無夜不盼望北伐軍早日打到武漢，解放工人。八月的一天，傍晚散工時，廠外響起槍來，子彈把工務玻璃窗都打碎了。工人們退回廠裏的地下室，探聽明白這是北伐軍的前哨便衣隊。打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革命軍佔了漢陽，出現在龜山上，離機關槍隔只有幾百米遠。胡錫泰趕緊搬了塊白布，綁在棍子上，對着山上使力地搖，一邊迎着山頂上走下來的人跑去。

楊子裏亂成，有的挑馬，有的挑驢，有的挑牛不動，嗅狗略略走向一邊，帶點笑意，快步走向人圈子，奔身跳回一條被發上，揚起兩手，高聲叫道：「我初遇軍事時，河來不關心，有事大家好商量，不要光鬧！」隨後伙們就嚷道：「你吃私錢，別說這些漂亮話了！」他倆談起眼，笑着解釋道：「工會是大家的，我們鍋菜也是大家的，不是爲我自己！設使我要私情，有能當鍋指出來，我一個人在這裏，你們愛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

工人們立刻靜下來。他歡笑起來，殷勤地說：『奉命回來，到處都是敵軍，大家不要人的騙，自己打自己！我們應該團結一起，同齊窰人頭上打下』

李老頭現在頭上打着平鏡，誰也沒有料到他會在這樣幽暗的夜裏，直到這樣隱蔽的李家莊來的。李老頭在山頭露宿的時候，被紫糊打擾了幾回，兩月來第一次爬上熱炕，他睡得格外香甜，直到一個偵察員發覺下敵人，突然打擾了兩顆手指揮，這才驚醒所有的人們。

敵人在河北暴亂落着，起初他們不知道這椅子裏還有個八，當炸彈的碎片伴着牠們的肢體飛起來的時候，各家的門窗都開了，這些野獸以爲中文丁八路軍的伏擊，便趕緊的開槍到草坑裏，像山雞似的找尋安全的隱蔽地。

李老頭攔着他的一個骰子，顧不得隱匿，也顧不得整衣裏的頭叮噠亂響，抓起他的拐杖，匆忙的向山頂跑去，門外，寒風吹起他的白鬍子，頭上都蓄着豆大的汗粒。

到了田牆上，他向那小坡的黑樹裏一眺，他的腳却落在一個人身上，他站立不住，一下倒在那裏，手扭開了骰子，於是小鐵鍋碰碎了碗盆，發出了一陣刺耳的聲音。

「哎呀——」李老頭重重的摔了一交，他慌亂的叫喊起來，被他跌着的那個人，這時候也像發了瘋一樣，死命的撲在李老頭身上，用手抓住他的咽喉，李老頭感覺到撲在他身上的不是人，像是一隻飢餓的狼。」放——放手——」他的鬍子哈到嘴裏，咽喉窒

李老頭被跌在田（雲懷）脚邊中間，他的背頂了一大堆行軍袋，兩肋被斜包紮胳膊膊，胸前插着數不清的箭子，使他簡直出不來氣，爲了保持身體的平衡，他覺得腿，屁股痛得很高，行走起來，像是一條病牛拖着牠拖不動的笨案。

夜是這樣的黑暗，脚下狹窄的山路，雪因爲被踐踏而溶化了，道路非常泥濘，高低不平的石塊，確在腳底上，令人一直滑到外裏去。人們掙命的蹣跚了眼睛，這是看不到五步以外的地方。李老頭喘着——他的咽喉好像停住了！羽毛一樣不停的咳嗽。他伸長脖子，吃力地試着跑走。

行列把李老頭這兒中斷下來了，和前邊的距離越來越遠。押得他的敵人焦急起來，他們逐下來老頭的拐杖，替它宣誓；好像對付那些不識字的家畜，拚命地抽打，疼痛一直刺透了他那老年憔悴的心，他抽咽着，眼淚一珠連珠的一珠的滴下，額上的汗，順着滿臉皺紋流到下巴，慄栗起來從花白鬍子上淌下去。

崎嶇黑暗的路，好像沒有盡頭。但李老頭再進一步，他就覺得和家鄉離進一步了，他現在是老了，衰弱了，又被敵人捉住了。這樣黑，路還模模糊糊光滑，敵人兇惡的放槍打着他的肩膀。

過去他從沒有體驗過李家莊、城前嶺的止境裏有他這種自己和另一種力量之間的衝突。他感到這一切，他感到自己的五個手指頭一樣，然而在他過去的，他是活路，今天，他被鞭打著，路也變成死路了。

「哎，永遠回不來了！……回不來了！」

起初他被敵人抽打，還稍微走快了一些，可是他不行了，他的兩腿沉重的更厲害了，就像有人在他的腕關節上拴了兩塊沉重的石頭，他累得筋骨要分開，腦袋快要裂開了。

這時，他正走在一個小村邊上，押着他的敵人，向他咕噥了一陣，興村的時候敵人督促着他，脚步輕輕的掙命的跑，他們像是被獵人從山上追趕下的兔子的一樣。李老頭背着沉重的軍裝，夾在敵人中間，彷彿不是他在跑，而是另外一個人；他對到村中小十字路口，前後都沒有人了，敵人一咬牙，拐進另一條路，緊跑了幾步，突然轉在那裏，像是失足掉在滾滾的急河中，他失去了知覺！

不久，冷冷的夜風把他吹醒了，汗在他的白鬍子上凝結了一層霜，他的腿現在什麼也不覺得了，鞋子不知什麼時候脫掉了，兩腳沾着清冷水冰的冰泥。

敵人在四下裏搜索，釘鞋粘着枯葉沙地響，而他就在村東口的道邊，伏在泥坑裏渾身發抖，他掙扎着立起來，背上那些沉重的東西又把他的軀倒，發出悶沉的響聲，而且當聲被敵人聽見了，他看見他那陰影沉沉的隱匿，而且當聲被敵人聽見了，他看見他那陰影



這是一團火。先前潛伏在兵工廠裏的共產黨員也活動起來，動手組織工會。胡錫榮立時投進革命，沒有半點私念，整天到處開會，參加籌備工會的事。他這一來，武漢的氣象蓬蓬勃勃，各種工會接連成立，簡直像被選做了工人，又會講話，有魄力，他的威信更加提高。一九二七年春天，兵工廠工會正式成立大會，全場四百多代表（代表四千多工人）一致選他做工會委員長。以後，他

有人罵落頭。稱贊道：「真有胆子，不愧是個領袖！」就這樣，一場風波便息了。

但到五六月間，夏斗寅叛變，武漢的形勢驟然大變，鈔票跌價，工人的收入能維持生活，廠方運動開除工人糾察隊預備份子。這一步，反革命的軍閥佔了工會，禁止工廠工會。科長監工等又威脅揚威地出來網人，說你加了一工。廠子還貼出榜，開除一大批人。風聲越來越大，工會再三討股英氣，一跳便跳到偉翁上，大聲說道：「工友們，這些天來，我們的生活苦透了！工會叫人封閉鈔票（當時一元八角，只合三毛現洋），廠方還隨便開除工人，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只有大家團結起來，一次罷工，才能爭回來！我們要求廠方恢復工會自由，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工資發給，不達到這些條件，寧死也不復工！……」

胡錫奎因着眼，臉上帶股英氣，一躍便跳到偉翁上，大聲說道：「工友們，這些天來，我們的生活苦透了！工會叫人封閉鈔票（當時一元八角，只合三毛現洋），廠方還隨便開除工人，叫我們有什麼辦法？只有大家團結起來，一次罷工，才能爭回來！我們要求廠方恢復工會自由，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工資發給，不達到這些條件，寧死也不復工！……」

但是，當時革命正處在不利的情勢里，漢武裝糾察隊等團匪紛紛地被解散，反革命的力甚越來越強。經過十天的罷工，廠方雖然答應了發現金子，却開除了大批的預備份子。連到處貼出招帖，懸賞五千元，通緝胡錫奎！

背着這個通緝令，胡錫泰離開漢陽，被關到武昌武勝門外區裏做工作

對他怎樣麼橫子，腰刑打，胡錫泰絕不叫饒，字也不吐聲，堅決得像鋼鐵。

第二堂又問，他還是一字不肯承認。問官一招，吩咐禁察拖上一個和同時被押的工人，熬着子冷笑道：「他受不住，早招了，供出你是個匪黨員，還賴的什麼？」

胡錫泰把脚一蹬，氣得不響，老臉兒就凶惡了。問官見他這副模樣，

從公安局解到武昌衛戍司令部，又解到漢口軍政司令部。每次過堂，不承認怎樣嚴刑拷問，他只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絕不說出真名，一點秘密都不洩露，還極力替其他六個人割白的罪名，那六個人又無旁的證據，結果都取得釋放。最後，他被判處死刑，押回武昌警務門外執行槍決。經過多次苦刑，他的危險降下去，頭發落了，亂蓬蓬的，但是兩隻眼睛像

不體面敵人……

可是他又起了：挨了一通打，東西在我手裏，我還可以想敵人……

人影慢慢近了，李老頭忽然跳起來，向那沒有砍倒的莊稼地裏鑽去，玉角乾枯的葉子，不安的叫起，敵人的槍朝他打來，但不久，大地就又不靜了。

路是家鄉的路，山是家鄉的山……

李老頭逃過敵人的槍掃，也不敢停止，光着腳板，在黑暗的五更天，行走在沒有路的山野裏，新割的穀地，發着像一行行的利刀刺着他的脚，血流出來，又被風凍結，眼睛看不見地面，他爬下去，像飛鷹很吃力的默着滿載東西。

到了東方破曉，大地的輪廓呈現出來，他使勁的直起來，辨認方向，忽然他的臉露出了笑：

「冒狼的那是陳匪，不會錯的，這是我生活了五十年的土地！」他自管發着，被壓下，躺下，眼裏



常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參加過在武漢召開的太平洋第四次勞動代表大會。

這期間，他在兵工廠創立了工人子弟學校，完全免費，使貧苦子弟有受教育的機會。過去，誰想進廠做工，就得給社長工頭磕頭，請求介紹。工廠成立後，絕力壓過一切，工人都有權介紹新工，只要考試及格，便可錄用。這時，廠裏工人有些調動，要補充一批新工，招考敏捷。可是投考的太多，容納不了，一盤沒錄取的，來者不拒。工人中本來有少許狗腿子，專和工頭勾結，替工頭開的相照，便在工人中四處挑唆，散

罷工的頭天晚上，工會有個罷工的人步數，但是有幾個高的人出頭發。胡錫泰自願去。有人說：「大家的事要緊笑話；我一生值個什麼！」

第二天，工人上班時，先開陳威和子環廠的工資，發現胡錫泰穿著工作裝混進廠子，工人多久受傷方的壓迫，整齊一吐氣，現在一看胡錫泰不尋與齊齊喊城：「噯，把他拖來了！」

胡錫泰停下來說道：「把車停下！由工人提：『快開門！』」

胡錫泰在工廠門口，被工人捉住，直冒火，集合到兵工廠前一個大廣場上，牆上貼出傳單，傳單上寫着：「胡錫泰在工廠內有秘密。」

胡錫泰被捕後，被關在獄中，他妻子也來獄中看他，但他們只顧爭吵，也不幸福。

七月間，武漢政府公開派遣，開始屠殺共產黨員，但他毫不退縮，鬥爭得更加猛烈，他和另一個工人領袖在一家紗廠的女工家裏。這家裏有母子兩個，四個人化裝成兄弟姊妹關係。

一天晚上，快九點鐘了，三個紗廠的工人正在他們的寓所秘密開會，許多偵探警察忽然闖進房子，破門而入，圍住他們，逼住他們，動手搜查。他們從床底下搜出油印報和傳單，就把那裡的七個人一起捆去，解到武昌公安局，都帶口供，認明是胡錫泰。

「但是他只說個假名，本不承認他做胡錫泰，胡錫泰還都指出旁人，橫着眼說：『就老子！』」

是共產黨，搜出的東西是我的，他們都是工人沒有什麼相干？」又打問，他絕不答覆，還是口示拒絕：『事情都是一個人辦的，不管勞人！』下堂後，他還身傷，遇到另外那個工人袖，一問起來，知道那一個因為那個工人自首，一樣承認自己是共產黨。他就說道：『糟糕，怎麼也承認了，死一個算一個！』接清文說：『不承認在我身上，以後又聰明，閃避動人的光彩。一路上，他雲霧的說，不認清地對押他的劍子手宣傳革命的真理。在刑場上，他遇見那母女兩個女工，又聽見那，親切的一笑，然後揚起脖子，激昂的喊道：『共產黨萬歲！』這時當眾了，他仆到地上，眼角流着淚紋，嘴角牽向一邊，還懷在旁那兩個女工哭哭啼啼地要他收屍，但是他劍子手把她們踢開，一直暴屍三天，才准許埋。這時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爲了中間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他流出最後的一滴血，這些血滋潤了中國的革命，使它以後開出更茂盛的花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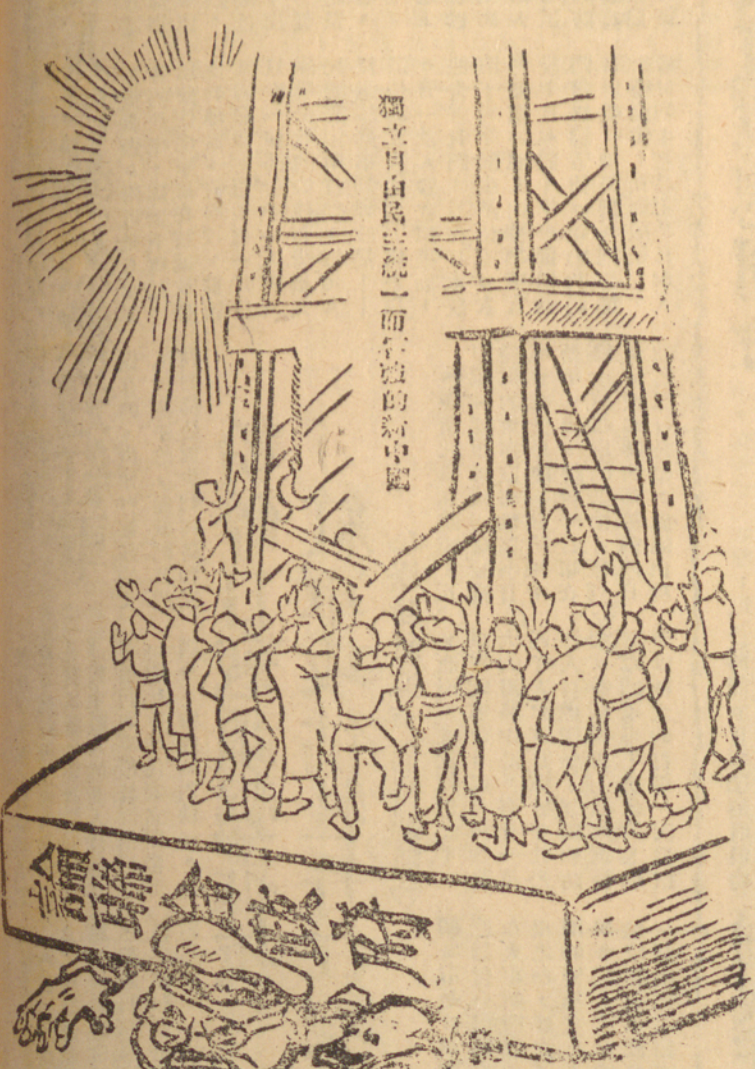
天亮了，可是看不見一個人，他爬到大街上去，折了一根高粱桿，拄起來，重新像人一樣行走了，顯得身上沉重的東西和肚子的叫喚，他只咬緊牙關，向家鄉跑去。

從早熬到正午，又從正午熬到黃昏，不知暈倒了多少次，倒了爬起來，又倒了，再爬起來，現在可以看見他的小屋頂了，他的兒子們正站在高坡上，向這條路上探望著，一看見他就跑來擁抱他。

「爸爸！」他們看見李老頭受難的樣子，熱淚撲撲地滾下來，李老頭一點力氣也沒了，把全身的重量都依在大兒身上，可是當他的女兒給他解那些帶子去拿背上的東西時，他挺直起來說：『東京矮腳鬼子抓了我，打了我！可是我咬了他們一口！』

他的孩子們把東西背回家來，那是五庫東棗兩個樹包——一個是普通的作賊地圖，一包是磨荒井乾藤，青木中層的磨荒文件。

四四年八月於藍家坪



作虹若蔡

新中國的石基